



悉尼学员征签 吁立法制止活摘器官

【明慧网】为呼吁澳洲纽省立法制止活摘人体器官，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悉尼部份法轮功学员冒雨在市政厅大楼前举办征签活动。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澳洲纽省议会讨论中共强行摘取器官问题，并就澳洲纽省不培训中国器官移植手术医生、同时制止澳洲人去中国接受非法器官移植的潜在责任，进行讨论。纽省绿党议员帕克提出了这一议题。并呼吁纽省立法禁止强制摘取和销售人体器官。

在此之前，要求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到海外进行非法器官贸易、支持纽省立法的拥有上万份签名的请愿书被提交到纽省议会。

法轮功学员欧女士表示，尽管今天下雨，但无论如何都得赶过来，因为这对每个人的生命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如果今天你不站出来制止，不



法轮功学员冒雨在市政厅前举办征签活动

知道哪一天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大家都应该把它当作份内的事情去做。今天虽然下着大雨，但很多人走过来签名声援。

法轮功学员韩阿姨每天都坐在火车上征签，她说：“我每天都乘火车从南坐到北，再从北坐到南，拿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真相资料给乘客们看，他们看完后都签名支持纽省立法禁止强制摘取和销售人体器官。”

穿着高雅的琳达·凯娣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西人妇女，她签完名后马上给她的朋友挂电话。告诉他真相，并问她的朋友签不签，然后向学员要回征签表，帮她的朋友把名字签上。

一位名叫马克的澳洲人在看完酷刑展板和真相资料后说：“这是一个灭绝人性的罪恶，应该曝光给全世界”。

来自尼泊尔的一家人走过来掏出钱要送给法轮功学员，但学员们对他说我们不要钱，我们主要是制止迫害，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制止中共杀人，这一家人都签了名。

一位二十多岁的中国女孩在学员帮她做了“三退”（退党、团、队）之后，她拥抱了这位学员，表示感谢。明白真相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听广播 祛除了三十年的顽疾

一九九三年三月的一天，我肚子又难受起来，请假在家休息。我一边拖地一边听着收音机。无意中，听到湖北广播电台里一个带着很强磁性的男中音在介绍着气功。我从来从不练气功，也不信气功，但这次听到的内容让我感到不同寻常，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吸引着我。

我听着听着，才知道广播里是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做广播咨询。李老师介绍的法轮功的八大特点吸引了我，让我感到新奇。我放下拖把，专注的听着。紧接着，我又按照李老师的要求，想着三十多年来每月都要折磨我一次的痛经病，跺了左脚，跺了右脚。嘿，真神了！怎么肚子真的立刻就不痛了，真是不可思议。

我是一名西医大夫。几十年来，我对于自己的痛经病却是无可奈何。

何。中医、西医、中药、西药、专业治疗、民间的各种方法我都试过，但都只能当时稍稍缓解症状，对于治本无济于事。下个月，腹部的疼痛还会再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难以忍受。痛轻时，自己在家休息可勉强度过；严重时，双脚肿胀，不能站立，下腹痛的大汗淋漓，捧腹打滚，几乎休克。

万万没有想到李洪志大师在广播那头轻轻松松说了几句话，我的病就不翼而飞了。而且从那以后，我的痛经病就去不复返，再也没有疼过了。

我兴奋，我激动，我也有一百个不解，那一夜，我不能入眠。我暗下决心，无论再难，天涯海角，我也一定要去拜这位神奇的李洪志大师。

于是几天后，我就参加了在汉口市市委礼堂举办的法轮功武汉第二期报告会和学习班，从此走入了大法修炼。

克罗地亚电台介绍法轮大法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位于欧洲东南部的克罗地亚共和国的 Sova 电台播放了介绍法轮大法的节目。在节目中，法轮功学员向听众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修炼法轮功的益处，以及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

法轮功学员在节目中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诋毁，以及中共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将法轮功学员杀害的暴行。法轮功学员还讲述了中共在劳教所强迫法轮功学员制造供于出口的产品。主持人说：法轮功五套功法的名称都非常美。法轮功的功法简单易学，遵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心性修炼的重点。

备受摧残 南京张本芳女士在监控骚扰中去世

【明慧网】南京市肿瘤医院门诊部张本芳女士，一九九五年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后，张本芳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非法关押，备受摧残，于二零一三年元旦前后含冤离世，终年五十五岁。去世之前，她留下了一份血泪控诉书，揭露江苏句东女子劳教所、是南京市610洗脑班对她的残酷迫害。

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张本芳二零零二年被非法劳教一年，关押在江苏句东女子劳教所。

在劳教所里，她被罚站、揪头发、浇冷水、鞋底抽打、不让睡觉等，受尽折磨。被集体罚站在雨雪地里二个多小时，直到深夜回宿舍，浑身湿透了；有个学员曾被双手铐着从背后吊起（脚尖着地）二十多天，有时一天只喂几口饭；一曾被关进精神病院八个月的功友，灌入体内的药物发作，难受迫使人在操场上跑、撕心裂肺的叫。有个学员在劳教前被男警察奸污了……一个学员因为不转化，被男警察打伤了腿，每天去车间干活得让人架着走；有位来劳教前曾被警察固定在警板上近二十天，大小便顺着衣服淌下去；一学员因不愿污蔑法轮功的碟片，被恶警从楼上往下推，跌得不省人事；一未婚学员，因不“转化”而被其恶警用牙刷等脏物塞入阴道，造成严重的盆腔感染；有的学员被电警棍电手、头部、乳头等。

在“洗脑班”遭受的惨无人道迫害

二零零五年二月，张本芳又被玄武门派出所骗去扭送南京市610洗脑班迫害十个多月：不许睡觉，罚站，不让洗漱、不准随便上厕所，无论天多寒冷，整日整夜光着脚站在水泥地上，只给穿一件薄衣衫，当单位或家里来人探望时，才叫人临时加穿衣服掩盖迫害真相，等人一走便又强行剥下，否则就变本加厉的浇冷水、吹冷风、放冷气、罚她站在冷水中浸泡，泡的脚趾头渗血、双腿浮肿。

因为不转化，后又被关进一个空房间，二十四小时罚站……因为困倦

而无数次摔倒，跌了爬起来接着站，头部多次跌得血肿、有时磕摔了牙，或跌破了手、面部等；因为发困而被浇冷水、因长时间站立、双脚、腿部都肿起来。门始终是锁着的，从防盗门的中门上递进饭菜，不准出去、房间里散发着十分难闻的气味。张本芳问：“不让上厕所不是逼人不吃不喝吗？”柏正辉说：“那你绝食好了，谁请你吃了，饿死了才好，死一人就少一个没转化的。”张本芳为减少大小便带来的麻烦。常常一顿只吃一口饭菜。”

有次恶人柏正辉逼迫她踩在自己尊敬的师父的法像上，她断然拒绝，柏正辉恶狠狠的用皮鞋边踢边对她嚷着“让你尝尝穿皮鞋男人脚的厉害！”她的双腿顿时一片血肿。挨打已成了家常便饭，有时柏正辉指挥保安打、有时自己亲自动手，柏正辉曾用一根长约一米左右、五公分见方的木棍打她双腿，最后棍子断了，还叫嚷着说“我就是要用法西斯手段来对付你们……”前后被罚站九个多月。令张本芳脱了像，体重只剩五十余斤。张本芳生前控诉说：“因长期没睡觉，站立、受凉等，我整天头胀痛，脑袋嗡嗡的象有个噪音器，咳嗽、胸痛的难忍，连咳嗽的力气都没有，常需要弯着腰、倒立嗓子、再咳出去。虽是中年人，已骨瘦如柴，象个老人。后来，医生检查说脑子可能长了肿瘤，当时南京六一零害怕她死在洗脑班里，他们估计张本芳只能活半个月了，顺势敲诈家人一大笔钱，并直接对她说和家人说：“放你回家你也活不了几天，出去后你们就为她准备后事吧！”

长期监控、骚扰

二零零五年底，张本芳从洗脑班被放回家时，皮包骨头，双腿浮肿、腹水，牙掉的只剩一颗，头沉的抬不起来，并不停的摇晃颤抖，背也驼了，左胸持续性的疼痛，四十多岁的人就像七十岁老人。张本芳生前说，“（从洗脑班）放出时，我身体已伤的不成样子，皮包骨头，别人都不认识我了，

洗脑班的恶人认为我活不了的。”

“无论如何，我坚信大法好，坚持炼功，数月来身体开始康复，这给我的亲属也带来了安慰。”

南京市六一零人员发现张本芳没死，紧张起来，又打电话，又来到家中威吓她和家人：“不许把洗脑班中的事讲出来，否则还抓你进去。”

张本芳被迫害放回后医院不让上班，每月只付八百元生活费，那时她的孩子正在读书，还要负担两个老人，经济拮据，丈夫怕受影响，与她离婚带走了儿子，从此天各一方，孩子不敢回家与母亲见面。

居委会又在楼道口开了一个窗户监控她。张本芳从一九九九年迫害开始至今时刻都在高压下生活，一直有人跟踪她。南京市六一零、玄武区六一零一年要到她家骚扰好多次。二零一零年利用她不在家，又用万能钥匙把门打开，家里被翻得一塌糊涂，电脑、打印机、刻录机等很多东西都被劫走。张本芳回来后看到这个样子又不敢报警。

二零一二年八月左右，柏正辉带着南京市六一零几人又到张本芳家，强行抄家。柏正辉又威胁说：

“你要是对别人说我们是如何迫害法轮功的，就让你再进去，休怪我们不客气。”

一次次的邪恶行动，对于身体已被迫害伤残的张本芳可谓雪上加霜。张本芳被迫离婚后，孤身一人，到底哪天离世，都说不清楚，娘家人来看她时，见她已倒在地上。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